

## 第4章

# 生命史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本章中我們首先從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分析入手，進而分析了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以及生命同一階段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最後我們通過一個男公關生命史中男性氣質實踐過程的分析來進一步討論情境、符號與男性氣質實踐的關係。

### 4.1 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資訊提供者生命史的不同時期所面對的影響男性氣質建構的符號可能是不同的，生命史同一時期不同情境中所面對的符號可能也是不同的。因此，本研究對資訊提供者的分析，便從考察其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符號，以及同一階段不同情境的符號入手。

我在深圳進行社區考察時，對11名資訊提供者（男公關，其中包括一名前男公關），即「資訊提供者基本資訊表」上的編號002至012，進行了生命史的深入訪談，並就他們生命史軌跡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進行了比較。

這些資訊提供者生命史的共同點是：

1. 學歷均不高，除富哥大學畢業外，其他人均為初中或高中畢業，甚至小學輟學；
2. 除小付來自貧困省份的大城市外，其他人均來自農村、中小城鎮；

3. 小付、富哥到深圳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幾個月後直接進入性產業；其他人做過的工作均是工廠工人、社區保安、酒店服務員等；

4. 他們進入性產業時，年齡以20歲至24歲為主。

到我接觸他們時為止，這些資訊提供者的人生經歷大體相同，我在這裏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老家」，通常讀書或者從事低收入工作，個別人開始接觸性產業；第二階段「初到深圳」，他們在這一時期或者從事艱苦的低收入工作，或者從事直接接觸較高層生活方式的工作（社區保安、酒店服務員），或者乾脆就沒有找到工作；第三階段為「性產業從業」，即進入夜場工作了。可以看出，資訊提供者由老家到深圳，再到夜場，經歷了對深圳地區符號的接受，在深圳符號中找到主體位置，再進入夜場符號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因為符號不同，主體位置的建構也不同。

康奈爾強調了生命史研究在男性氣質研究中的重要性：生命史是一項投入，是穿越時間的實踐的統合。生命史所紀錄的絕不是個人的主觀感受和經歷，也紀錄了社會結構、社會運動和制度，是豐富的非個人的和集體過程的證據。生命史所紀錄的，本身就是決定實踐的社會環境和實踐產生的未來社會世界之間的聯繫。「生活史方法一直關注穿越時間的社會生活的形成。生活史是真實的歷史」（康奈爾，2003: 121）。本研究資訊提供者所經歷的三個生命史階段，表面看是個人生命軌跡的移動，但其中的相同之處也佐證了，影響其男性氣質實踐的仍然是社會結構、社會制度與社會文化，或者更具體直接的，是凝結著社會規定性的符號。

本節選取的兩個典型，來考察他們面對老家符號、深圳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時，男性氣質實踐的變化。我們選取的資訊提供者是飛飛和揚揚，飛飛的特點是到深圳之前面對的是「傳

統保守」的符號，揚揚的特點是到深圳之前便處於「性自由」的符號之中。我們看到，這對他們到深圳之後實踐男性氣質有著不同的影響，雖然他們都經歷了新符號的影響，以及男性氣質實踐的轉變。

#### 4.1.1 飛飛生命史三個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飛飛在老家、深圳初期、性產業從業階段這樣三個階段，分別面對的符號及他的男性氣質實踐是不同的。

第一階段：在老家。

飛飛的家在湖南農村，非常窮。飛飛家有五個孩子，飛飛是老四，他下面還有一個妹妹，正在讀高中三年級，就要參加高考了。父母是文盲，但非常想讓孩子上學，希望孩子們能夠通過高考走出農村。「小時候，如果姐姐不好好學習，父親就會用竹條打她手，用來嚇唬下面的孩子。妹妹不會挨打，大家都寵著妹妹」。飛飛說。但因為貧困，前三個孩子都放棄學業出來打工了。飛飛個性溫和，從沒有動手打架的經歷。

在對待兒女的問題上，父母一視同仁，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期望。村子裏，有的人家是女兒出來打工，兒子在家裏讀書，但飛飛的媽媽說：「手心手背都是肉。」

飛飛說：「我家 男女平等，我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

飛飛也想讀大學，但當初是他自己提出退學的。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了，他想出來打工，幫助妹妹完成學業。當時父親沈默了。

飛飛現在時常會打電話給妹妹，叮囑她好好讀書，一定要考上大學。飛飛說：「自己出來這麼多年了，一定不要讓妹妹再走這條路，一定要幫父母供她讀大學。」

對於老家的性觀念，飛飛說：「保守。」每天晚上八點鐘之前必須回家，否則父母會四處找，談戀愛也都是別人給介紹。

老家有許多女孩子出來打工，父母都會說自己的孩子工作好賺錢多。哪個女孩子每個月給家裏寄多少錢，成為村民們吹噓和比較的內容。有說自己女兒寄錢多的，就有人問：「你知道你女兒為什麼能寄那麼多錢嗎？你知道她做什麼嗎？」這樣說著說著，就會打起來。飛飛當時想：「男孩子出來打工沒這些問題。」

飛飛說自己「那時很老實，見人不敢說話，見女孩子更不敢說話」。

我們可以看出，飛飛在老家面對的符號內容比較多，如體現在語言中的「考上大學，擺脫貧困」，如「手心手背都是肉」，但總體而言，老家符號仍然是「傳統保守」的。在這樣的符號中，飛飛為了妹妹而犧牲自己的學業，顯示出對責任的重視；在異性面前的「很老實」，顯示著「聽話」的一面。其行動所體現出來的男性氣質實踐，在關係軸上，一方面沒有表現出對他人的支配趨勢，另一方面也未顯示從屬趨勢，我們視之為較多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個性軸上，則體現出較為明顯的柔性趨勢。也就是說，飛飛在老家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老家那種「傳統保守」的符號，與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形成激烈衝突。

飛飛退學後便到深圳打工，他說：「老家人都說廣東遍地是黃金。我剛到深圳時，出了火車站，抬頭一看，呀，深圳的房子好高呀，抬頭時草帽都要掉下來了。裏裏深圳人太有錢了，我當時計畫用五年的時間，賺到一定的錢，去搞服裝批發裏裏」

飛飛先在一家工廠幹了一年，那時，聽到有工友談論「拍拖」（廣東話談戀愛的意思），飛飛不知何意，他只是悶頭在流水線上做自己的事。工廠裏大家常開各種性玩笑，比如一起吃飯的時候就會說性方面的事情，如「昨天晚上去哪兒了？做什麼

了？在哪兒開的房呀？」等等。男人們集體談性的過程，體現著對性的主動、控制、支配、炫耀，是飛飛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男性氣質支配趨勢的實踐。飛飛開始處於一個完全不同於老家的符號系統之中，這符號一方面強調賺錢，另一方面又把性看作非常隨意的一件事，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笑貧不笑娼」的符號。飛飛承認，就是在工廠這段時間，他的性態度開始變得「隨意」了。

飛飛趕上深圳普遍招保安，他便辭了工廠裏的工作，進了物業公司當上保安。

社區裏有幾個作小姐的，常有人來找，進社區時需要登記，這就需要保安的關照，於是她們便會和保安聊天，混的比較熟。小姐不想見來人時，就會事先告訴保安，保安就會幫她攔下。小姐們時常晚上三、四點才回來，常給保安帶些宵夜。

熟了之後，保安們就會和小姐開玩笑，「啥話都說」（飛飛語），如問賺了多少錢呀，什麼時候休息一起出去玩等等。小姐前面走了，幾個保安看著她的背影，會議論她身材好，有人便說：「和她睡一覺，少活兩年也行呀。」飛飛說：「大家也就是過過嘴癮，知道人家看不上自己。」

飛飛說：「保安們也結伴去夜總會玩過，會議論那 的小姐長的是不是漂亮裏裏看到小姐們和別人划拳、喝酒，像有好多錢，覺得好羨慕。」

可見，保安工作帶給飛飛的不僅僅是薪水多了幾百元，重要的是，開始更深入地接受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

飛飛說：

在家 覺得丟人的事情，在外面久了，出來看的多了，也不覺得丟人了。大家都是到外面賺錢的，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賺錢的。我現在的觀點是：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

此時，家鄉那種「傳統保守」的符號，已經被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所取代了，而飛飛的男性氣質實踐也必將發生變化。

作保安的時候，飛飛開始了初戀，女朋友是一家餐館的服務員。兩人戀愛後同居了一個月，「她對我很好，非常照顧我，給我買過許多禮物，我一分錢沒給她花過」。在與異性的關係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飛飛老家那種「男女平等」了。雖然女友對飛飛好，但兩人仍然摩擦不斷，飛飛：「她對我好，對我的朋友不好。她怕我出去亂搞，不喜歡我出去玩。她照顧我，可也管束我。而我更喜歡和哥們兒待在一起。」此時，飛飛面臨著戀愛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與同齡夥伴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衝突，而這是因為兩個情境中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符號是衝突的。

飛飛後來辭了保安工作，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女朋友就很著急，「總說怎麼還找不到工作呀之類的話，我就很嫌她煩。原本沒有工作就煩，她整天嘮叨更煩，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的，你倒底想做什麼呀。我們整天吵，就分手了」。

飛飛和女朋友的衝突，一方面體現在女友想將他「圈」在家裏，而這與他在同齡夥伴（保安們）情境中實踐的剛柔相濟／權力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相衝突；另一方面女友對飛飛不外出工作的「絮叨」背後是對男性「責任」的要求，當這種期待具有譴責意味時，飛飛便通過分手來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以上分析可以使我們粗略瞭解飛飛在「深圳初期」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是存在差異的，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體現出他的「責任」觀、異性交往觀均發生著變化，這就是深圳地區符號的影響。

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因為看了廣告知道男公關賺錢多，飛飛便去夜總會應聘，這

時他還不知道男公關是做什麼的。面試他的經理向他灌輸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盡一切辦法讓客人開心」，這時飛飛有些明白了：「就是像小姐那樣。」經歷了深圳符號影響的飛飛這時唯一的擔心是：「我們是男的，傳回家會有非議。」顯然，他記憶中的仍然是家鄉人對外出打工女孩子的議論，使他遲疑的是老家符號與深圳符號的衝突，而不是對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本身的抗拒。

飛飛進夜總會之後，首先經歷了培訓。所謂培訓，就是經理讓一個有經驗的「老公關」領著他，看別的男人公關是怎麼做，怎麼「扣女」。一個月之後，飛飛才單獨去和客人溝通。飛飛說：「這段培訓，就是看別人怎麼討好客人。讓客人開心的方法很多，一定要找她感興趣的話題聊。」培訓的過程，也就是強化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

在培訓那一個月，飛飛就已經下定決心作男公關了，他對同住的老鄉說：「我還是去當公關算了，你要給我保密呀。」規避了兩種符號的衝突，飛飛便可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實踐相應的男性氣質了。關於兩種符號衝撞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我們後面還將專門討論。

飛飛說：「說話誰不會呀。」「以前我說話都臉紅，現在會主動接觸客人」。我們從中看到是對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接受。但是，我們要說的是，對這一符號的接受，並不意味著就一切都聽客人的了，資訊提供者在符號中建構自己的主體位置的過程中，多種因素發揮作用。比如在安全套使用的問題上，我們看到的是協商，但最終是服從客人的意願。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 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我會勸，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但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裏裏不戴安全套的時候，完事後，我會用香皂、開水認真、反覆地清洗陰部。」

在為客人口交問題上，飛飛會堅持自己的主意：「我自己從不做，客人如果堅持，我會建議幫她另找一個公關，因為有同事是喜歡口交的。」但是，飛飛也說，如果是「有感情」的客人，他也會為客人口交。可見，在口交問題上，像在安全套問題上一樣，當和客人的意見不一致時會採取協商的態度，但協商不成會堅持自己的態度，然而，如果和客人「有感情」了就不堅持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男性氣質實踐不是簡單的角色理論可以解釋的，也不是環境決定論可以解釋的，而是在符號中，發揮了主體能動性的實踐過程。這一實踐中的一些具體過程和影響因素，我們還會在後面詳細展開分析。到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飛飛在與女客人的關係中，總體上實踐著從屬／柔性趨勢的男性氣質。之所以講這是一種「總體上」的實踐，是因為飛飛已經顯示出面對不同的女性顧客，也可以有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對此，我們後面還將詳細分析。

在性產業從業階段，飛飛也面臨著其他的人際關係，面對著不同的符號，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如在戀愛情境中，是較多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則更多關係均衡／剛柔相濟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對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我們將在後面相應的章節中再展開分析。

#### 4.1.2 揚揚生命史三個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們要梳理的另一位資訊提供者的生命史，是揚揚的生命史。

第一階段：在老家。

揚揚說，小時候人們都說他長的像女孩子，性格也像女孩子，對此「從來沒有人講過不好的話，都覺得非常好，大家只講過：如果真是女孩子，就更好了。」（揚揚語）

揚揚長的非常清秀、明朗，很陽光，他說自己「有些小孩子氣」。他讀中學時是學生會禮儀隊的隊員。禮儀隊，是禮儀活動時的「花瓶」。全隊共有四、五十人，其中男生只有不到十人。

初中時，揚揚的同齡夥伴在性行為上便已經非常開放了，男孩子們在一起會談做愛的感受，議論和描述女孩子的乳房等身體部位。揚揚自己的第一次性行為是十五歲時。他和女友常吵架，吵架的原因，揚揚說：「男孩子都花心，我在高中難免喜歡別的女孩子，這種事傳的很快，傳到她那 就會吵。她太愛吃醋，總說我和別的女孩子太近了什麼的。慢慢地，兩個人就淡了。」

揚揚說：「到高中二年級時，我的性對象已經多了，那時班戀愛很普遍，今天追你，明天追她，追到手，同意談戀愛了，一、兩個星期後就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的朋友們的女朋友，有時「玩膩了」，也會放手，圈子裏別的朋友會再去追。揚揚說，還會追別班的女孩子。「大家在一起時，常會議論喜歡那個女孩子之類的話。大家一起看毛片更是經常的事」。

揚揚高中時交過一個女朋友，「玩的久了，慢慢感覺就淡了，沒有感覺了。但是她對我太好了，不忍心分手」。揚揚說。兩個人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每天都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說：「她看重的是我這個人，對我照顧的非常周到，提過結婚的事，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結婚。我和她交往有些害怕，怕脫不了手，怕她為我死。」

後來揚揚便在自己的大學交了一個女朋友，和這個女友分手了。新交的女朋友，只一個星期就分手了。揚揚說：「男孩子是為了性，只要那個女孩子看著還順眼就可以上，玩一個星期也就膩了。」對於這個新女友，揚揚說，她也很放的開。

對於小姐的態度，揚揚說：「心 挺想認識她們的，因為覺得她們放的開，玩起來更方便，而其實是瞧不起她們的。」

揚揚的同伴還說他「挺適合作『鴨』（也是一種對男公關的稱呼）的」，揚揚自己對此也有嚮往。

我們看到，揚揚從初中開始，便生活在「性自由」的符號之中。在他和女性的關係中，將女性當作玩弄的對象，朝秦暮楚，渴望占有卻輕視女性性工作者，這是他男性氣質支配趨勢的一面；但同時，他相貌、性情卻柔順，不喜歡激烈的運動卻參加禮儀隊，這些都是其男性氣質柔性趨勢的一面。所以筆者稱揚揚在此一階段實踐的是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男性對女性的權力控制，並不一定通過剛性趨勢來達到，柔性趨勢也可以達到。這一階段對「作鴨」的嚮往，也是基於「有女人玩又有錢」的幻想，仍然體現著其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揚揚自稱因為經商的父親被騙破產、負巨債，家庭經濟陷入困頓而休學。有一個親戚在深圳，介紹他來深圳進酒店打工。但因為收入少，揚揚根本沒有去。他到深圳後便在網上查夜總會招聘行銷、公關的啟示，去應聘。

揚揚與飛飛的巨大差異顯示出來了，飛飛在生命史中熟悉、接受深圳「笑貧不笑娼」符號的過程，在揚揚這裏全部省去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老家階段經歷的「性自由」符號的影響，在老家對作「鴨」的嚮往也在其中起作用。也就是說，「性自由」符號與「笑貧不笑娼」的符號有一定的互融性。但二者也有衝突的地方，比如，此時揚揚仍然按著「性自由」符號下將當男公關假想成「有女人玩又有錢」的事情，準備繼續實踐他在老家實踐的那種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這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是衝突的。

性自由符號及揚揚和同齡夥伴在「泡女」上的實踐，折射出的是整體社會性別秩序關係中，男性以位於權力優勢地位的處境，去占有、支配女性的現實。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客人

在權力關係、生產關係，甚至情感關係中，均處於優勢的決定地位，所以同樣是男人和女人的自由的性關係，因為私人關係與社會性別秩序關係的差異，揚揚無法在其中實踐性自由符號下的男性氣質了。

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接待揚揚來應聘的經理對揚揚說：「你的條件，最適合扣女人！」揚揚便默認了。

入行之後的揚揚才真正開始接受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以及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

揚揚說：

第一個月，放不下面子。看別的男公關與年齡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擁抱，感覺很噁心，甚至有些看不起他們。因此自己也沒有努力做，不喜歡那樣討好客人。

中哥請我吃飯，給我做思想工作，他說：你出來是賺錢來的。賺錢，就是硬道理。

第一個月一分錢沒賺到，但和同事交朋友、一起玩，還認識了一些客人。我性格內向，很少說話，現在變了。公關這行 有一句話，就是：「我們這行是靠嘴吃飯的。」所謂「靠嘴吃飯」，就是要討客人的歡心。

我的思想就是這樣一步步被生活改造的，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錢就沒有辦法生存。現在在這 讓人看不起，但賺足了錢，換個地方待著，人家一樣看的起你。

不難看出揚揚在努力將自己後來的選擇「合理化」。揚揚在進入夜場的第一個月，便同時接受了兩套混合在一起的符號：首先，笑貧不笑娼；其次，顧客是上帝。這就是深圳符號和性產業

從業情境符號的結合。在這樣的符號下，揚揚開始實踐新的男性氣質。

對於和客人的關係，揚揚有下述表述：

跟客人出去，只要自己有點看的上的，比自己女朋友好，感覺好，就可以有愛撫。最不喜歡年長的女人，那時只是為了應付，把她弄爽就行，自己不用爽。自己喜歡的客人，才想自己也爽。和年長的女人，有時會硬不起來，這時就要吃藥。

不想做、不能做也要強做，而且要把客人「弄爽」，客人確實成了「上帝」。在戴安全套的問題上，揚揚說：「客人要求不戴，就得不戴。」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建構出來了。

從揚揚的生命史主線我們看到，因為在老家接受了性自由符號，所以揚揚沒有經過深圳符號的培訓，便很主動地進入了性產業，他誤以為性產業中使用的也是性自由符號。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不同，使得揚揚又不得不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同時經歷了深圳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培訓，其男性氣質的實踐才和情境、符號一致起來。

在此補充的是，我在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的另一個共同性是，他們第一次「出街」均比較順利，對遇到的客人感覺良好。如阿強第一次出街的女客人是他的四川老鄉，而且和他前女友的名字很像，這讓他感覺很親切；飛飛第一次出街的女客人不僅沒提特殊要求，甚至連口交等要求都沒有，飛飛事後的感覺是「賺錢好容易呀」；揚揚是在和那個客人「聊了兩天」後才出街的，「做的很曖昧，有愛撫」；小邱第一次出街的感覺是「既興奮又高興」；阿莊第一次出街也是一個聊過很多次的常客；……沒有人

提到第一次出街時便遇到客人有特殊性行為要求的。

雖然第一次出街時通常已經處於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一段時間了，但是，「第一印象」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對第一次出街與第一位女客人的較好的感覺，對他們進一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起到了促進作用。

相比而言，北京的資訊提供者有些不同，我們會在男性氣質的地理差異分析中論及。

本節雖然從符號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入手分析，但符號是社會的符號，符號的影響就是社會的影響。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中，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更是直接影響著符號及男性氣質的實踐。即使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與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是不一致的，也並不意味著後者的影響力徹底消失了。對此，後文將展開論述。

## 4.2 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當人從一個社會空間進入另一個社會空間時，各種社會空間對人實行各種限制，使人主體化。每個主體面對不同的情境，均有不同的主體位置；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符號，主體在這符號中建構自己的主體位置；這就是主體位置的多重性。

不能簡單地將不同的主體位置理解為不同的身分或角色。身分或角色有先在的規範，是在文化中形成的；主體更是一種心理的、內部的理解，通過對身分的解構來達到。人在這個過程中產生能動性，可以對符號進行創造性的使用。

本節以四位資訊提供者為例，考察他們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境和符號中進行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的。

#### 4.2.1 揚揚：生命史不同時期不同情境下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老家階段，揚揚在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便有所不同。

我們曾在前節提及，揚揚長的像女孩子，性格也像女孩子，而且父母也希望他是女孩子。媽媽曾說揚揚：「如果你是女孩子就好了，可以幫我洗衣、做飯，我就不需要這麼操勞了。」揚揚說他的性格與母親的期望有關：「父母要求我們懂事、聽話，所以現在這樣太軟弱了。」揚揚因為從小聽父母的話，在父母心中是穩重的、讓人放心的好孩子。我們可以看到，揚揚在家庭情境「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下，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和異性交往中，揚揚面對「性自由」的符號，他在異性那裏實踐的是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性自由」符號雖然也在揚揚同齡夥伴群體中存在，但這一群體性中更重要的是「陽剛之氣」符號，強調健身、抽菸喝酒、哥們兒情誼等等。陽剛之氣符號最接近性角色理論對男性氣質的要求。陽剛之氣符號與性自由符號有交叉之處，因為男人在性上的積極、主動、進攻，也符合陽剛之氣符號的要求。但性自由符號不一定是陽剛之氣符號，因為性自由也可以通過非積極、主動、進攻的方式實現。

揚揚讀中學時是學生會禮儀隊的隊員，大一時他又參加了這一非常女性化的組織，這是他個性的柔性使然。與之相對的是，揚揚從小不喜歡任何體育運動。揚揚說：「小時候體育課踢足球，總踢不進去，無精打采的。大一時，朋友都說我太脆弱，應該多練習體育。」於是，揚揚開始喜歡籃球了。體育是陽剛之氣的一種表現，嘗試進行體育運動，正是同齡群體中陽剛之氣符號對揚揚的影響。但揚揚只打了一年球，那之後又忙著泡女孩子

了，他說：「對球就沒有興趣了，對女孩子有興趣了。」我們從中看到的是，揚揚對陽剛之氣符號不是簡單的順從，而是與自身的柔性一面結合起來，有努力，也有放棄。

同樣是在同齡夥伴群體中，揚揚讀中學時同伴中就有人抽菸，但揚揚不抽。他說：「他們知道我不抽菸，所以不會勉強。別人問我為什麼不抽，我會說爸爸不讓我抽。爸爸確實反對我抽菸。」到讀大學時，周圍的朋友都在抽菸了，大家會笑話揚揚是「不抽菸的男人」。於是揚揚也開始抽菸了。他的解釋仍然是：「不抽，不給人家面子。」這一次，揚揚遵從了陽剛之氣符號的要求來實踐男性氣質了。

揚揚在同齡夥伴群體中實踐的男性氣質，在性的方面與性自由符號的要求相吻合，在其他方面卻與陽剛之氣符號的要求部分地吻合，部分地衝突。我們視之為在主體位置建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實現，而這與他在家庭情境中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受到鼓勵有關，即家庭情境中的符號支持了他對同齡夥伴情境符號中某些內容的抗拒或改寫，從而也說明不同情境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

大一暑假的一件事沉重地打擊了揚揚，使他渴望改變自己。那年，他被自己的同學、好朋友騙走了暑假打工辛苦賺到的幾千塊錢。這件事對揚揚的打擊「特別大」，他說，三天沒睡覺，成為「人生轉捩點」。他「從此不再嘻嘻哈哈了」。這件事讓揚揚認為：「是自己太軟弱了，才成為別人欺負和欺騙的對象，男人不應該像我這樣軟弱。」揚揚開始嘗試努力改變。這也說明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並不是僵死的，而是仍然處於變化中的。

總體而言，我將揚揚在老家的同性同齡群體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稱之為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他在本身的柔性之外，也同時實踐著剛性；他和同性同伴的關係中，只有

「玩」女孩子時的團結一致，而沒有明顯的一方壓制另一方的關係，所以可謂關係均衡趨勢。

再看性產業從業階段揚揚在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們上一節已經分析過，揚揚在與女客人的關係中（性產業從業情境）面對的是「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他實踐的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此節，我們再分析揚揚面對「偶發性性行情境」和「戀愛情境」時的男性氣質實踐。前者指的主要是和小姐（揚揚稱之為「玩的好的女孩子」）的關係，揚揚自己這樣談到這種關係：

現在玩的好的女孩子都是作小姐的，小姐上床從來不用花錢，我有條件。（指自己相貌好，有資本。）

夜場 女孩子很多，只要自己願意，每天都可以換著女孩子上。對於和小姐上床，只是多個女人玩玩而已，而且心 會有覺得她們髒的感覺，因為衝動才會做，做的時候一定會戴套。

和小姐出去消費的時候，也都是讓小姐買單。靠小姐吃飯很正常，女孩子賺錢比我們容易多了。

和客人做與小姐做的一個不同是，如果對那個客人感覺好，也會愛撫；而和小姐做，完全是為了打炮，沒有感覺，也不會去愛撫。

雖然同為性工作者，揚揚對小姐的輕蔑與在老家階段是一樣的，仍然會認為她們「髒」，和她們只是「玩玩而已」，即使愛撫客人也不願意愛撫小姐。這些表述中，均體現著「獵豔」符號的要求。此時，揚揚實踐的也仍然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揚揚在FH夜總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女朋友，我們大家都認

識，她是DJ，不作小姐。這種關係挺微妙，因為他和夜場裏別的女孩子的關係，這個女朋友會常吃醋，容易發生矛盾。這女孩子有時就鬧脾氣，不來上班，影響工作。揚揚的這位女友雖然不出街，但偶爾也會坐台，坐台時會與客人有身體接觸，但是，在夜場裏待的人都會覺得這樣無所謂。我雖然沒有直接問揚揚對女友坐台的感受，但他對坐台的女孩子有過這樣的評價：「無所謂，不會覺得像出街的小姐那樣下流。」由此可見，揚揚對坐台時的身體接觸與夜場中人有著一致的態度。揚揚相信女朋友未出過街，因為「她在我的視野下」。

揚揚出街的事，一直瞞著他的女朋友，女友只知道他陪酒（坐台）。在同一個夜場工作卻可以瞞過去，全靠著我們大家幫他。紙裏包不住火，有幾次女友懷疑他出街了，就會吵。有一天夜裏我沒有去FH，自己在住處寫東西，揚揚忽然打電話給我，講他剛才和客人出街了，關了手機。出了賓館打開手機女友的電話便進來了，他就說是和方剛在一起。揚揚說：「她馬上會打電話給你，你別說漏了。」我也只能幫揚揚繼續圓這個謊言。

和這個女朋友外出時，總是女朋友花錢。揚揚對此的解釋是：「她每天都有坐台的機會，而我一個星期才有一次。」而揚揚在老家「談戀愛的時候」，都是他買單。可見，揚揚進入深圳夜場後，在戀愛情境中不想扮演「男子漢」的角色了，這是否是「深圳很現實」這一符號的影響呢？或者對來自夜場的女朋友，終究無法像對普通女孩子那樣對待？

一方面自己出街，同時不讓女朋友出街，這種雙重標準本身是隱蔽著實施的。此情境雙重標準的存在，以及揚揚男性氣質的實踐，符合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對男女的規定性。無論是小姐還是女友，在與揚揚的私人關係中的位置和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位置是一樣的弱勢地位。

揚揚並非以剛硬的態度來管束、要求女友；同時，沒有跡象

表明他個性柔性的一面在和女友的交往中有變化。所以，揚揚在性產業從業階段戀愛情境中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 4.2.2 小邱：生命史同一時期在異性關係中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進行小邱生命史的分析時，筆者亦將其分作三個生命階段，其中第一階段是在老家、讀體校的時候，第二階段是初到廣西在某小縣城的時候，第三階段是進入深圳在性產業從業的時候。

小邱從小就喜歡打架鬥毆，初中進體校後更是經常出去故意鬧事，實踐的是非常鮮明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小邱初中沒畢業就全家搬到廣西一座小縣城，這段時間他生活中主要有兩條線，一是拐賣女青年賣淫，另外便是和一位年長九歲的女子的「戀愛」關係。我視之為在同齡夥伴情境和戀愛情境中，同時實踐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這種差異及二者間的互動對本研究極具啟發。

那個縣城是廣西有名的治安最亂的縣，小邱說，他整天和小混混們混在一起：「那時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女伴，你們都有，我也要一個，你們能扣到，我也能！」同伴間競爭的男性氣質，與占有女人的男性氣質，便這樣體現為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

小邱果然輕易搞到了一個「髮廊妹」，他對我說：「髮廊妹都很開放。」語氣中充滿著不以為然。小邱說：「和她玩了一頓時間，就覺得沒有意思了，分手了。」既需要能夠輕易搞到女人，又對這種女人不以為然，這便是陽剛之氣符號對性角色理論中「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認同。

小邱那時候也去酒吧、迪士高扣女，他說：「非常容易，當天晚上就能帶出去上床。」縣城裏有一個溜冰場，裏面的女孩子

很多，有許多是工廠妹。小邱和他圈子裏的朋友「每個人都去扣」，然後「帶出去玩」。「兩、三天就能扣上一個」，如果遇到太難上手的，小邱就領去見他父母，好像確立了戀愛關係一樣。「這樣再上床就比較容易了。上床之後，玩膩了，再甩掉」。

很快，小邱便在自己玩膩後將這些女孩子送進髮廊作賣淫女，髮廊的老闆會因此給小邱錢。靠著威逼加利誘的方法，每送進髮廊一個人，小邱可以得到五、六百塊錢。漂亮些的，還可以送到酒店的夜總會裏。小邱說：「我一個星期就可以往髮廊送一個。送進髮廊之後，就不管了，全交那 的老闆了。進去了，想出來可不容易，自然會有人管。」

很顯然，小邱此時和他的同齡夥伴一起，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我們從私人的三重關係角度分析，就會發現，小邱和這些被誘拐的女孩子之間，在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中，小邱均占據著上風。而且重要的是，私人關係中的上風，與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的結構，是一致的。這使得小邱的行為得以非常順利地實施。先是靠經濟關係中的優勢來引誘，請這些處於社會最低收入階層的女孩子們吃飯、喝酒，這種經濟優勢也是整個社會中男性所具有的經濟優勢；進一步布下情感圈套，社會的性別文化塑造陷入情網的女孩子為男友「付出」，使得小邱玩弄這些女孩子變得容易；當這些女孩子被送去賣淫時，整個社會體制中的男性權力優勢便結成同盟，阻止她們的反抗和逃脫。可悲的是，小邱用誘拐這些女孩子賣淫得到的錢，進一步加強了他在經濟關係中的優勢，再去誘拐其他的女孩子，我們從中看到的便是整個社會性別秩序的再生產過程。

但是，當面對另一位女性的時候，因為私人關係中三重關係的改變，與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不同，小邱在同一時期間實踐了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

最初，小邱和同伴在酒吧裏注意到了一個獨自來喝酒的女人，同伴間打賭誰有勇氣去「扣」她，小邱過去了。沒想到這位女子很主動，約他出去玩。小邱每次與她約會之後，她都會給他500元「打車錢」。此時雙方在經濟關係上已經顯示出女性的優勢，這是與整個社會的性別秩序相衝突的。雙方對這與社會性別秩序的衝突都心知肚明，所以女性會說這是「打車錢」，給足了小邱面子，同時又使他獲得性交易的實惠。小邱對此還有一句精彩的解讀：「她花錢，她有一種成熟感。」於是，允許這位女子為自己花錢，便成了小邱「關照」、「幫助」她獲得「成熟感」的一種「恩賜」，從而與陽剛之氣符號吻合。

兩人間的性關係也是這位女子先提出，小邱的態度是：「我當時想：有便宜為什麼不占？」我們可以想像，因為女子在經濟關係中的優勢，使得一向主動「扣女」的小邱不自覺地在上床一事上也處於了被決定和被告知的地位。但在整個社會性別秩序的權力關係男性占優勢的情況下，小邱仍然會認為這是自己「占便宜」的事，「占便宜」便符合性角色理論下男性氣質對男人的性的建構。

有過性關係之後，小邱才知道，這位女子已經29歲了，比自己大9歲。「男大女小」這一傳統的男性居主動、支配地位的模式被打破了，這再次與小邱一直在實踐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相衝突。

圍繞著女人的年齡，小邱有如下一些表述：

如果事先知道她比自己大那麼多歲，就不會去扣她。但是，既然已經扣了，而且外表上看起來差不多，也覺得無所謂，玩一玩，大幾歲有什麼呢？

我心 一直沒有感覺她比自己大，如果當時感受到外表比自己大，可能會受影響。

她長的年輕，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像快三十歲的人。這個女的是本地人，在香港做事，比較有錢，每週都會花幾千塊錢去做美容。

我那些哥們兒在一起的時候，都會比誰玩的女孩子年齡更小。我一直瞞著她的年齡，我有些擔心自己喝酒多的時候會說走嘴。

小邱與我聊這件事時，一直強調對「哥們兒」知道她比他大的擔心。可見，他清楚地意識到他在和這位女子的交往情境中，已經實踐著與同齡夥伴情境中不同的男性氣質了，而二者是不能碰撞到一起的，只要不碰撞他就可以同時實踐不同的男性氣質。兩種情境下符號的差異，背後是在性別三重關係中的位置的差異。對於不同情境中相互衝突的男性氣質實踐，我們後面還會有詳細分析。

在床上，小邱實踐的男性氣質從屬趨勢已經明顯了：

我和她第一次上床前，她給我一百塊錢，讓我去買套，說怕懷孕。我是第一次用套，跑了許多路才找到一家藥店。有十多塊錢一盒的，我怕她知道沒有買，因為有標籤。後來，買了六十八元四支的。我回到賓館，她已經洗完了，非讓我也去洗。

這個女人有「潔癖」。每次做愛前後都要洗，而且衣服放在哪裡，怎麼放，都有規定。我把衣服扔在床上，她就大叫起來，讓放到椅子上，而且衣服的一兒不能挨著椅子，要反疊，然後衣服面挨著椅子。

床上，她聊自己的老公，說老公的不好。我心不高興：我們倆人做，你說你老公幹什麼？但我只是想想，嘴上沒有說。

從上述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到女子在經濟關係、權力關係，甚至情感關係中，均已經處於優勢的支配地位了，而小邱則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小邱前胸上紋有一頭虎，這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一種手段。我們在後面方析身體的改造時對此還有專門討論。需要在此一提的是，小邱的父親曾強烈反對他紋身都沒能阻止他，父親曾揮著菜刀說：「你是要命還是要這個（指紋身）。」小邱當時的回應是：「想剃就剃！」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小邱和父親的關係中實踐的是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第一次上床之後，那個女人便讓小邱乖乖地將紋身去掉了。女人的話是：「你讓我怎麼敢睜眼看？」小邱說：「她陪我去洗掉了，是她拿的錢。」在小邱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過程中，他對金錢的一再強調，也反映出經濟關係對二人關係的影響。但小邱對同伴們說，是遵從父親的命令洗掉的。聽父親的話雖然也不夠「自主」，但至少可以借用「孝順」這一符合傳統社會理想男人形象（性角色理論下的男性氣質）的符號，而聽女人的則與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衝突太大，所以小邱需要進行迴避。

從一開始，小邱和這個女人的關係便是在同伴的競賽中開始的，所以他此後難以將二人的關係完全從同伴的視野中抹掉，兩種情境時常會碰撞，小邱時時擔心自己酒後說出女伴的年齡，其實是因為兩種不同的情境過於接近，又過於矛盾和衝突的關係。

「在和她玩半年後，厭煩了」的時候，小邱主動提出分手，女子哭著要求再過一夜，那一夜，女人又讓小邱去買套，小邱說：「我懶得去了。」女人便沒有再說話。一直被迫去買安全套的小邱，這一次終於反抗了。兩人在床上調情，小邱激動的受不了了，女人說不戴套不行。小邱說，那怎麼辦？女人說，我幫你解決吧。於是，便給小邱口交。

小邱說：「那是第一次有女人給我口交。我想，這個女人怎

麼這樣願意為我付出呢？那時我心 真的有些動搖了，我差點兒就決定繼續和她在一起了，但這時她說了一句話，可把我嚇壞了。她說：如果你願意，我想和你結婚。這話使我下決心要徹底和她斷了。年齡差那麼大，家 知道了怎麼辦？我還怎麼見人？作地下情人行，結婚的話我不是完蛋了嗎？！」

在最後一次，小邱和這位女子的關係已經改變，通過圍繞分手的決定權、戴安全套的決定權，小邱實踐著一種較多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小邱和這位女友的關係中，權力關係與經濟關係上，小邱均處於下層地位，情感關係上由一開始小邱想獲得金錢，投入較多，到後來來女人動了感情，對小邱的投入較多，還曾給他做飯，關心他生活。所以，情感關係是在變化中的。最初小邱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到最後分手時實踐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這一男性氣質實踐的變化，與二人間三重關係及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是相互發生建構的。

總結此一階段，我們看到小邱一直在迴避不同符號間的衝突，同時在不同符號下，在三重關係的不同結構下，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

#### 4.2.3 小付：對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付在性產業從業階段，在不同情境中，體現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付說自己「心細，會體貼人、照顧人」，在和一位常客交往時，「我會給她買早餐回來吃，她感冒時我會買藥給她，還會打電話叮囑她吃藥」。即使對不喜歡的客人，也可以「把假臉放下來」。我們從這描述中看到的小付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對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的實踐。

在體貼人這一點上，小付說，他對客人和對女朋友沒有差

別。我在FH的時候，小付正談著一個女朋友，那女朋友有一次來FH玩，和我們聊天時誇小付會關心人。「如果我們間有不同意見，他總是沈默不語，有時會出去走走，靜下來再說道理」。小付的女友這樣說。在我看來，小付和女友間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小付會找小姐發生一夜情，通常只做一、二次，性行為中也很主動和支配。這種關係不需要付費。「付費誰還和她幹?!」小付一臉不屑。此時，我們看到的是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付說，他只會對女人那樣溫柔和謙讓，如果是男人欺負到他頭上，他就會還擊。小付舉例說，在學校的時候，別人對他的女朋友動手動腳，他一個人找去打架，對方來了十多個人，他也不怕，結果自然是他被打了一頓。

小付現在也偶爾會打架，包括幫朋友打架。他說：「朋友有事，要人幫，自然要去。否則，以後你有事的時候誰還會幫你呢？」喝醉了酒打架時，小付說：「總是頭破血流的。」「每個晚上打架都不奇怪」。他說。喝醉了酒，甚至吃了搖頭丸之類的藥，在音樂與氣氛的慫恿下，打架就這樣成為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一種方式。

小付說，自己的性格具有二重性。對女孩子細心，對男人就要凶。「不知為什麼，就是改不了」。他自己這樣說。小付又說：「對男人再怎麼凶，也不能對女人凶。」

#### 4.2.4 大牛：不同情境中符號與男性氣質實踐的相互建構

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大牛正在讀大學，他同時在性產業從業，這種「兼職」身分使他比深圳那些專職在夜場工作的男公關需要同時面對更多不同的情境。情境不同，符號不同，他也就同時實踐著多種男性氣質。

戀愛情境：

大牛對戀愛關係的認識，反映著他所接受的戀愛情境中「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的影響：

男人要呵護女人，像愛自己的眼睛一樣，看的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和珍惜，給她家的感覺；希望她有品味，會呵護她喜歡的人，希望她能是我家的概念的回歸，是兩個人的家，相互的關懷裏裏

在性上，不是主宰女人，是雙方自然的追求，做自己該做的事。

我們看到，大牛的兩性符號中有充分的平等精神、相互關懷的意識。在他正要進入性產業從業時，別人介紹他認識了一個女朋友。大牛說：「當時沒想交往深。但她對我太好了，所以被感動了。但有強烈的欠疚感裏裏」

我不能在週末陪她，一直得瞞著她，很累。萬一她發現了，我擔心她怎麼看我，我很在乎別人的感受看法，尤其對我喜歡的人。

我怕我承擔不起責任，害怕，就是如果不能讓我愛的人幸福，會難過。我不能把整個身體給她一個人。

只是在一次醉酒後可能有過性行為，我記不清楚了。我不想傷害她，那次是唯一的一次。那之後，許多次在擁抱和接吻時，都撫摸了，但要進入的時候就止住了。那時我突然感覺自己是在欺騙她，我和別的女人在做，並且還會做，可她什麼也不知道。我就感覺是在欺騙她似的，她對我越好，我就越難受、內疚裏裏

我們看到，大牛在戀愛情境的「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下，實踐著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性產業從業中實踐的男性氣質，清楚顯示了對戀愛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因為戀愛情境中「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有一些是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相衝突的。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對大牛在戀愛情境中的影響，還體現在：他對兩性關係中平等、家庭的強調，對女性氣質的強調。具體到三重關係，大牛明確表示了對情感關係中「平等」的期待，但因為自己在性產業從業，所以無法做到在情感關係上的平等（「不能在週末陪她」、「自己在欺騙她，我和別的女人在做」），也就無法實踐他嚮往的戀愛關係。

以上分析使我們看到，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是相互影響的。

#### 同齡夥伴情境：

大牛大學裏的同學，是他的同齡夥伴。在學校裏，大牛認為大家性觀念都很「傳統」。老師上課的時候曾講到賣淫者容易得愛滋病，大牛與宿舍的同學還曾議論過小姐，說一些對她們進行貶損的話。大牛說，這時候他都非常敏感，會覺得是說自己呢，於是就會做出激烈的反應。比如與宿舍同學非議過小姐後，他就總找藉口吵架，說他們整天上網聊天又不玩視頻，實在太「低級」等等。

但同時，大牛認為自己和同學關係還可以，因為他「非常大方」，時常買回吃的東西請大家一起吃。同屋的同學也都是從農村來的，所以，那天便是開齋一樣的日子。同學會以羨慕的口吻問：「你從哪兒弄到這麼多錢？」大牛說自己這時會有一種滿足感。

在我看來，大牛在此同齡夥伴情境中一方面面對「陽剛之

氣」符號，另一方面也面對關於性的「傳統保守」的符號，這些顯然都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衝突很大。面對不同符號的衝撞，大牛會高度緊張，脆弱而易受傷。

大牛在請同學吃飯的過程中獲得一種「給予」的快感，同樣被用來緩解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面對同齡夥伴情境符號時所產生的壓力。也就是說，大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實踐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加強了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再次體現了兩種不同情境符號在男性氣質實踐上的相互建構。

性產業同伴情境：

大牛在談到性產業同伴情境時有這樣的表述：

他們教我怎麼叫床，怎麼去買衣服，怎麼去要錢裏裏不是教，開玩笑似的，在那 叫：「我愛死了你了裏裏」真像極了，聲音讓人受不了。同伴教我在客人那 撒嬌呀，討好呀，就是做愛的時候要裝作很興奮、很享受的樣子，還得會煽情，會說情話，做的時候你得賣力，讓她感覺你快樂的要死了。眼神越朦朧，越感覺青春，就越好裏裏

我們什麼都說，調侃大街上的女同胞，但只有我們工作的內容不說裏裏

在他們中間，我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人，不孤單。有時候幾個人一起去逛，就是感覺自己放蕩也不是一個人，自己墮落也不是一個人，我還有自己的夥伴，只有他們是和我在一起的。少了瑩瑩孑立，你會慢慢地被感染裏裏

第一，我畢竟得和他們好好相處，我得融入；第

二，我感覺新鮮刺激，和以前那種生活太不一樣了，一種眩暈的感覺，或者說是幻覺；第三，我總得有幾個朋友裏裏

這段表述，體現了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正如康奈爾所說，男性氣質的實踐有時需要在集體維度中進行。在男公關這樣的弱勢群體中，集體實踐似乎更顯得重要，大牛描述與同伴一起逛街時不再孤獨的感覺便是證明。另外，大牛的上述描述也強調了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的相互協作、幫助的重要。總體而言，大牛的這段話讓我們判斷他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筆者還注意到，對於深圳專職的男公關而言，這種需要在集體中找到「不孤單」感覺的需要遠沒有這麼強烈，這一方面說明兩地在男性氣質建構上存在地理差異，另一方面也說明兼職的大牛經常要面對和性產業無關的情境符號，而這影響到了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通過以上對在北京兼職作男公關的大牛在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我們獲得證據支持不同情境之間的符號和男性氣質實踐中存在互相建構關係的觀點。這也使我們進一步相信，大牛與群體建立密切的同質性，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角色扮演或在情境中的表演，而是其處在那樣的符號中的一種必然的男性氣質實踐，背後是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建構。

### 4.3 生命史同一階段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們已經分析說，生命史的不同階段會面對不同的符號，同

一階段在不同情境中也會面對不同的符號，而事實上，即使是同一階段的同一情境中，也會面對不同的符號，使得男性氣質的實踐出現差異。

這種同一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可能是因為在私人的三重關係（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上的不同引起的，可能是受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不同符號進入同一種情境的結果，還可能是與其他人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互動所產生的差異。這也進一步說明，男性氣質是一個具體的實踐過程。

本節我們便選取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種種不同，來看哪些因素在發揮影響。

#### 4.3.1 男公關男性氣質實踐的能動性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影響著資訊提供者男性氣質的實踐，但不能簡單地認為男公關就是一味地順從女客人的要求了。像小邱，一方面他接受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另一方面在和客人的關係中又發揮著自己的能動性。關於為女客人口交，小邱就這樣說：

剛作公關的時候，遇到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意為她口交，就想辦法，嘻皮笑臉地想躲過去。躲不過去，也只能勉為其難。後來有了辦法，口交時不會看她的陰部，只是做個樣子，不用嘴，用鼻子在那 蹭來蹭去的。女人年紀大了，反應弱了，不會知道你是在用鼻子蹭。如果是熟的客人，我自己有時也會主動做口交。像某某（小邱自述與自己「有感情」的一位女客人），後來兩人玩69式，我還覺得挺新鮮和刺激，從中有快樂。如果對客人進行口交，客人的反應會更強烈，這樣

對我完成任務也有幫助，我就不會覺得有壓力了，會樂於同意口交。

我們看到，僅在口交問題上，便存在著影響小邱行為的多重因素：客人看著是否順眼，能否嘻皮笑臉躲過去，可否用鼻子做做樣子，是否是熟客人，是否同時被口交，是否對「完成工作有幫助」等等。所以，這裏實踐的不是簡單的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而是經歷了不同符號下的實踐，如和「有感情」的熟客人的69<sup>1</sup>式中，便體現一定的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再看飛飛。在口交問題上，飛飛會堅持自己的原則，他說：「如果客人提出口交，我會明確告訴她，自己不喜歡。如果客人堅持要求，我會提出換一個公關過來，因為有的公關喜歡給客人口交。有的客人會繼續哄騙，說『小弟弟，沒事呀』這類的話，但我還是會堅持。也有的客人會真的換人過來，但這種情況不多，通常她們不堅持。」在口交上，飛飛實踐著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戴安全套問題上，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 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我就會說，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裏裏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裏裏不戴安全套的時候，完事後用香皂、開水認真、反覆地清洗陰部。」從飛飛的表述中，我們看到的雙方權力關係中，不是簡單地服從，而是有博弈的過程，雖然最後還是會順從客人的要求，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可見，飛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是不同的。

#### 4.3.2 女客人女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1. 指兩人同時為對方口交，對當時體位的形象性描述。

那些並非專職在夜場中從業的資訊提供者，因為他們面對的情境更多樣，同時接觸的符號也更多樣，便也有可能展示同一情境中多種因素影響下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

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小毛同時通過兩個管道接觸客人：互聯網，夜總會。兩個途徑的符號不同，接觸的客人不同，小毛實踐的男性氣質也不同。

小毛說自己不適合夜場的氣氛：

我性格偏內向。在包房，打情罵俏，我不好意思。別的公關和客人聊的很熱鬧，這時我通常坐一邊臉紅。包房門上都有一個窗戶，但窗上有掛鉤，可以掛上衣服，我一進去就掛上衣服，把窗戶擋上，這樣來回過的人就看不到了。

吃搖頭丸，或者喝一種德國產的止咳糖漿，能起到相似的效果。喝了之後，感覺特別high（興奮），這時，客人讓做的時候，就會放鬆地做，否則會很不好意思。喝這些，對性不一定有用，主要是興奮，可以把氣氛搞好，然後就打情罵俏裏裏

我們看到，不適合夜場氣氛，其實就是不適應夜場中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使得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存在障礙。但小毛不需要一定適應這種情境符號，因為當他從互聯網上找客人的時候，「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影響便弱一些。從互聯網上找來的客人，小毛說：「都是正常生活中的女人，知識層次高」，「會擁抱我，會照顧人，感覺挺好的」，「都是正常的做愛，誰也不折騰誰，還會抱著睡一夜。」而夜總會裏的女客人，小毛說：「那 的女人亂七八糟的」，而且「另類、少數、主動」。他說：「夜場 很多人變態，有虐待的習慣，自己帶SM皮鞭等，還拿

菸頭或杯子燙人。而網上找來的，沒有這樣的女人。」我們從小毛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雖然他與互聯網找來的女客人的交往也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但因為這些客人女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將類似於情人或一夜情關係中的一些浪漫與溫情帶了進來，從而使該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所以小毛就可以實踐與和夜總會的女客人在一起時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這一不同，背後主要是客人的女性氣質的不同。

因此，我們粗略可以這樣說：小毛與互聯網上找來的女客人實踐的是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而與夜場裏的女客人，則在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他的個性，一直是比較柔性的。

因為女客人女性氣質不同而建構的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大牛為我們提供了同樣生動的例子。我們上節已經提到，大牛的同伴教他如何討客人開心，這其實就是他學習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也是在學習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的過程。大牛說：

太男人化的人，在我們這找不到。都不是特別陽剛的那種，都有點逆來順受的意思，太男人了即使窮死也不進來（指進不了性產業）。應該有點女性化裏裏我適應性挺快的，學的挺快，這是個適應的過程，從不成熟到成熟裏裏進去之後有變化，以前很害羞，現在很不害羞，臉皮也厚了裏裏

大牛上述對性產業從業人員男性氣質的描述與我的社區考察經驗是有出入的，但這不是我們要在這裏討論的。重要的是，他的這一描述折射了他的判斷，也說明了他自身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大牛還談到，客人要求與他接吻時，「一般情況下我很少主

動的，我不喜歡吻，尤其是陌生人。如果吃到嘴 的話，她們的壯能讓我撐死。客人主動吻，我當然不能拒絕，我只是想辦法轉移注意力，敷衍地做做而已裏裏」

雖然大牛自己的描述中似乎一直進行著這種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但當我們進入到他與具體的女客人的關係中便會發現，其中隱藏著的多種男性氣質的實踐是他沒有察覺的。

大牛與記憶深刻的四個客人的關係中，面對著不同的符號，不同的女性氣質，實踐著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到目前為止，沒有研究將女性氣質像男性氣質那樣分類。但當我們在這裏考察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互動時，我暫且也將女性氣質按男性氣質相同的十字軸進行說明，以方便理解二者間在實踐上的相互建構。

客人1：

這是大牛第一次出街的客人。他和我談起她的時候，忽然冒出幾個英文單詞，臉上寫滿了厭惡：「*An ugly old women, so disgusting me*」（「一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噁心死我了」）。給我的印象是，用英文可以降低他談到她時倒胃的感覺。

大牛描述他和這位客人上床的過程中，清楚地體現了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互動過程中的實踐：

我現在想想都還有些尷尬，還有噁心，還有難過，還有背叛裏裏可憐！

她要接吻，我迴避，但又不能拒絕，只能閉著眼睛。雖然以前和女友有過接吻，但這客人的吻味道噁心。她讓我摸她，往我身上蹭，手去摸我，伸進我的衣服，撥弄我陰莖裏裏完全是她在主動，最受不了的是，把我推到床邊坐下，她自己站在我面前，讓我為她口交。她把我的臉往她那 推，都吐到嗓子眼了裏裏

不想為她口交，我就開始動她，脫她的衣服裏裏只有開始摸她，那個女人才上當的。她可比我主動老練，還沒怎麼動，我的衣服就脫沒了，然後摸我，讓我也摸她，抓著我那 往身上蹭裏裏我一直都閉著眼睛，當時感覺好無奈。然後把我的頭往她脖子上推，讓我吻她全身，先是乳房，然後往下，她讓我咬，她很被動地在那裏裏

見我不想吻，她就說：「乖乖，聽話！給你錢！」

我後來就心 罵她，還自我安慰，想：是我在幹她！心 罵婊子，然後我開始用力咬，有報復的心理。她就開始興奮，她一直在那 叫，好像很受用的樣子。她讓我平躺床上，開始趴我身上，很用力的樣子，好像自己是個男人似的，那種性交的姿態裏裏還一直呻吟著亂叫，還讓我叫，用手拍我的臉，讓我叫，讓我說我愛她，她一直拍，一直笑著讓我叫「我愛你」。我說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麼就說了出來裏裏

然後她蹲起來，坐我胸前蹭，弄的濕了，然後她就開始讓我的進去，她坐我那個上面，很用力，她抓著我好疼，還一直在叫裏裏她一直在上面搖，瘋子似的裏裏永遠不要再有第二次了，我當時這樣想。

大牛生活在北京，又是兼職的男公關，我們將在男性氣質的地理差異一章中分析這些對他的影響。簡而言之，北京沒有深圳那種「笑貧不笑娼」的符號，與此同時他又需要面對大學裏的許多其他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衝突的情境符號。所以大牛在與這位客人交往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便表現出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他在看似順從、被動，實踐著典型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另一方面，他並非完全的柔順，在個性表達上有一些剛性的東

西，如主動脫客人衣服的行為（為迴避口交），用力「咬」的「報復」行為，暗想「我在幹她」、「婊子」的自我安慰……但這份剛性趨勢遠不夠強大，不足以改變他整體行為中的柔性趨勢，所以我視他在個性軸上實踐的是剛柔相濟趨勢的男性氣質，而客人的主宰、命令意識非常強，使大牛在關係軸上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剛性趨勢的不夠強大，還是從屬趨勢的鮮明，都與雙方在三重關係中地位的不平等直接相關。

客人2：

大牛這樣描述他記憶最深刻的第二個客人：

（女客人）看樣子很有學問，有點知識份子的樣子似的，戴著眼睛、穿嚴肅衣服的女人。我晚上陪她，她很變態的那種，喜歡辱罵，罵什麼：「世界上好男人死光了，媽的，都剩你們鴨子了！」「最討厭你們這些妖妖氣的鴨子，今天老娘做死你！」「你們就是賤！」

她讓我站她面前，把燈光調到最大，盯著看我，目光很可怕。我感覺她好像沒有意識似的，眼睛直直的，很恐怖，一邊罵一邊讓我脫。我感覺受侮辱了，但忍著沒有發洩，心 很好奇，感覺她和別人太不一樣，有一種玩她、折磨她的衝動。我心 想：先忍著，一會兒叫你好受！

後來她讓我趴床上，臉朝著枕頭，她騎我身上。當時她還沒有脫衣服呢，鞋子也沒有脫就坐我身上，我難受死了。那是一種很侮辱的方式吧，我忍受下來了，她還在罵：「婊子養的！野種！你以為你們很神氣嗎！老娘幹你、玩你！」她一邊罵一邊使勁壓我，非常瘋狂，我叫了，因為不舒服。我回頭看她一下，她的頭髮都弄

亂了，眼睛有點紅，並且開始擰我了裏裏我有點快感，我們這行做多了，一般的都可以忍受吧，因為畢竟是客人的要求。我當時的快感是一種急著要做的衝動，一種報復性的衝動，是想著一會報復她才有的快感裏裏

她擰我，我開始行動了。我掙扎著要起來扒她的衣服，她反抗，還打我，一邊叫：「反了你了，賤東西！」同時使勁兒地壓我。她罵：「我今天幹死你！你是賤的沒人要了吧！」

我的手在動，她沒有我力氣大，我已經抓住她的手了，我把她推到床上了，當時她還在罵，我使勁抓她的手。她一直在反抗，很用力的反抗。然後我就扒她的衣服，拿眼睛瞪她，我說：「我要你！」她開始鬧，竟然咬我胳膊，幸虧我當時反應快，要不都出血了，都有牙印了！我使勁的抓著她的胳膊嘛，她疼了，喊著讓我放開她，說「要不不給錢了，我告訴你們老闆！」我放開了，可當時我底下已經起來了，她盯著看，然後傻笑起來，那種瘋癲似的笑，我很難堪，就扯她的衣服、鞋子，扔到床下，她一直在反抗，就是扯打似的，但我很衝動裏裏

她一直掐我，還想咬，嘴 不停地叫：「你想幹什麼，別碰我！」但我不理她，她很快就被我剝得一絲不掛了，像我似的。我就是想用力幹她了，我把她的腿撐開，一下子就進入了！她大叫了一聲，抓的我好疼，瞪著我，還是一種反抗的姿態，但是力氣明顯小了。她那面很緊，像好久沒有做過似的。我一直在抽動，她後來開始叫，很呻吟的，看樣子是享受的感覺了裏裏

最奇怪的是，她後來又找我三次，她裝作不認識似的，每一次也都像第一次一樣，她被我強迫做裏裏

在和這個客人的關係中，大牛實踐著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剛開始的時候，大牛雖然內心在謾罵，表面卻強忍著女客人的凌辱，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這是最符合「顧客是上帝」符號的男性氣質實踐。但女客人的剛性／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過於強了，對大牛的謾罵集中到對男性氣質剛性／支配趨勢的貶損，這反而將陽剛之氣的符號引入此情境中，刺激了大牛，激發他去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也就是說，此時影響他男性氣質實踐的已然不是「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而是陽剛之氣符號了。但是，符號無法完全改變雙方的三重關係，女客人在私人的三重關係中的優勢地位無法真正撼動，所以大牛在男性氣質實踐的關係軸上，也只能算是實踐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大牛在與女客人「搏鬥」的過程中，也有過遲疑，特別是當客人威脅「不給錢，告訴你老闆」的時候，便將「顧客是上帝」的符號拉了回來。女顧客對他勃起的陰莖發出瘋癲似的笑，讓大牛很「難堪」，這再次將陽剛之氣的符號拉回，大牛便堅定地實踐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了，我們看到的便像是一個強暴者了。當然，這裏還要提及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影響，以及北京的、兼職的男公關大牛本身面對多種符號時的尷尬。同樣需要注意的是，我在北京的調查使用的是單純的深入訪談，大牛在向非性產業業內人士的男人講述這些經歷的時候，也可能存在著「加工」的情況。但即使如此，上述描述也應該較真實地反映了大牛自己的內心感受。

女客人在這過程中實踐的女性氣質的變化，對大牛男性氣質的實踐起著互構的作用。由一開始的剛性／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到後來的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甚至有些偏向於從屬趨勢的女性氣質的實踐，是與大牛男性氣質的實踐相對應展開的。

女客人後來又曾幾次找大牛，而兩人又均重複上演了第一次

時的博弈，說明她至少從被支配的過程中獲得了生理甚至心理的快感。這提示我們，符號對男性／女性氣質實踐的決定性真的是有限的，私人的三重關係中的優勢與劣勢及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位置，並不一定能夠決定身體以何種方式獲得快感，並不一定改寫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對個人行為的影響。

總之，從這個例子中，我們看到的是在私人的三重關係中均處於弱勢地位的男公關，因為與女性氣質的互動，因為將不同的符號引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其男性氣質實踐是如何變化的。

客人3：

大牛形容另一個重要的客人是「五十多歲，很老的女人，皺紋好多，妝好濃的」。他說：

她對我特別好，像母親似的。可惜她只是出差來這，所以到目前只找過我兩次。

她對我很疼愛的，陪我買過東西，洗面乳什麼的，請我出去吃飯。晚上老盯著我看，尤其當我剛洗頭，頭髮還沒有乾，她在暗處看我，說我長的像一個人裏裏

她給我的感覺就像個慈祥的母親似的，那種感覺很微妙。我們間的關係不是平等，更多是我的意願，很尊重我。裏裏不是我主控，是相互的意願。她更多的是愛撫我，也許是思念誰吧，在她眼，也許我是個孩子。

和她在一起，安靜的感覺，她也許不是追求性慾來的。和她在一起，有一種生活的味道裏裏

大牛在與此客人的關係中，實踐著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位女客人將「母愛」的符號引進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疼愛」、「像個慈祥的母親」、「她也許

不是追求性慾來的」……我們無需深究這位女客人倒底為何對大牛慈愛有加，但從大牛的這種自身感受便可以看出，他被置於母愛的符號中，彷彿被一位母親呵護著。女客人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加大了情感投入，使得二人間的三重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雖然大牛自稱在二人關係中「更多是我的意願」，但因為這本質上是女客人「賜予」的，而不是大牛在關係中的位置決定他擁有的，所以，我們並不視為「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只視之為「關係均衡趨勢」的。

雖然仍然是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但因為母愛符號的進入，已經看不到「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了，男性氣質實踐便也獨具特色了。

客人4：

大牛這樣描述他印象最深的第四位客人：

好像剛過三十歲的樣子，很漂亮，也很時尚，她好像是來這 出差的。南方的女子嘛，很秀氣的。我感覺最好的一次。

一開始就都很激情地做著，我想那時候已經沒有客人和鴨子的區別了，很自然地接吻、擁抱、脫衣服、進入裏裏都很投入，也許我們都比較年輕吧。當時真的在體驗「性福」的樂趣。

我們接吻了，我主動的，她有點拒絕，不過沒有堅持。

因為女客人「很漂亮，也很時尚」，其女性氣質實踐又並無強大的剛性／支配趨勢，便將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客人是上帝」背後的那份忍耐與無奈沖淡了，而煥發起大牛的「性趣」，此時

他已經將「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獵豔」符號引入了進來，所以才會「很激情地做著」。通常不喜歡吻客人的大牛也主動接吻了，因為此時吻的似乎不是女客人，而似乎是「一夜情」的女人。大牛加入了情感投入，兩人間的三重關係同樣發生了細微變化。女客人對接吻的要求「有點兒拒絕，不過沒有堅持」，至少其實踐的女性氣質不是支配趨勢的。因此，在這一具體情境中，大牛得以實踐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我們已經發現，個人在情境與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實踐可以有很強的能動性，而且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會影響到男性氣質實踐，以大牛為例：

1. 大牛在北京從業，北京沒有深圳那種「笑貧不笑娼」的符號，雖然夜場中仍然是「客人是上帝」的符號，但缺少了地區層次符號的支持，夜場這種地方符號與地區符號間存在衝突，這使得大牛在接受夜場符號時一直不徹底；

2. 大牛是兼職從業，兼職從業需要面對多種符號，這些符號的存在使得他在和客人的交往中也受著多種符號的影響，有衝突，有矛盾，也影響到了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3. 女客人在找男公關時，她們實踐的女性氣質不同，深深影響著男公關的男性氣質實踐；但這也不是簡單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而是在實踐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

對於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性，我們還將進一步展開論述。

#### 4.4 一個男公關生命史中男性氣質實踐的綜合分析

在我們於前面三節分別完成了生命史不同時期不同符號中男性氣質實踐、生命史同一時期不同情境符號中男性氣質實踐、生命史同一時期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之後，本

節我們通過詳盡地展開阿紹的生命史，來綜合觀察他生命史過程中上述三種情況下的男性氣質實踐。

阿紹生命史的第一階段是「在老家」。

阿紹小時候便很漂亮，常被說長的像女孩子。阿紹聽了會高興，他說：「別人這樣說並沒有貶意。」父母對阿紹的管教非常嚴，阿紹被教育的從小愛學習、服管。上高中時離開了家，父母時常交代說：「不要做對不起父母和你自己的事情！」在這一點上，阿紹與揚揚的經歷相近。

高中時，阿紹的很多同學去找小姐，一些男性「很爛」（阿紹語）。學校不遠處有髮廊，同學領阿紹去找小姐，同學進去了，他在外面等。阿紹看到幾個有過性行為的同學，要麼是被學校開除，要麼是被家長堵在床上嚇出了毛病，他覺得「好慘」。

有女生寫情書追求他，他回覆說「還太年輕」，女生主動約他出去玩，他也不去。「就和哥們兒玩」。他說。但阿紹同時也承認，有女孩子追讓他感覺：「挺自豪的，說明自己有本事。」

阿紹說，他不喜歡高爾夫球，「太臭了」，除此之外，「所有體育運動都愛好。體育樣樣得大獎，後來只是因為踢足球時摔傷了膝蓋，才不再玩足球」。

從阿紹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老家」這一階段面對的兩種不同符號：首先，在家庭情境中，面對「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其次，在同齡夥伴情境，面對性自由與陽剛之氣的符號。這兩種符號有一定的衝突之處，因為「性自由」便違反了「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對性行為的規定；這些與揚揚生命史此一階段經歷的完全一樣，但阿紹和揚揚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揚揚在同齡夥伴情境中也實踐著性自由的生活，而兩種符號在阿紹進行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中，並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影響的。

因為長的漂亮被說「像女孩子」，在阿紹這裏成為一種對陰柔的肯定，而這對他實踐柔性趨勢男性氣質無疑具有支持作用。

在父母師長嚴加管教下，阿紹努力學習，聽話乖巧，促使他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像女孩子——聽話——柔性／從屬趨勢，這是一條有內在邏輯的線。但在同齡夥伴情境的陽剛之氣符號中，這則會被貶損為媽媽的乖寶寶，不夠反叛、獨立等等。於是，又通過總和哥們兒在一起玩，陪哥們兒去找小姐這些行為，建構群體認同，並且通過運動，在同學中顯示自己剛性的一面。所以在同齡夥伴情境中，阿紹的男性氣質實踐便更顯複雜。一方面，他拒絕自己找小姐，從而和在家庭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不衝突，另一方面，他通過體育運動這一明確具有剛性／支配性特點的活動來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特別是他強調儒雅的高爾夫球「太臭了」，而為踢足球竟然摔傷了膝蓋，可以看出他通過體育運動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努力。

「就和哥們兒玩」，又表述出一種拒絕女色，注重哥們兒情誼的男性氣質，屬於剛性的一面。面對女生的追求，阿紹通過回絕，滿足了自己在家庭情境中，和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的表面看起來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的需要。拒絕女友求愛，既符合聽父母話、努力學習的符號要求，即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的要求，又因為被女生求愛本身說明了他「有本事」、「挺自豪」，並且採取主動的拒絕態度，掌握兩性關係的主動權，也成為對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被女人追求說明「有女人緣」，這同樣體現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當阿紹強調被女生追是「有本事」的時候，實際上也透露出與其他男性進行陽剛之氣的潛臺詞（弦外之意）：「別的同学要花錢去找小姐，而我有女同學追，我還不要，可見我的本事。」這種高於其他男同學的感覺，更可以使得他在不同情境中實踐兩種男性氣質而毫不衝突。

我們可以看出，阿紹並不是被動地接受兩個不同情境中符號的建構，也不是單純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是有自主能動性的。在

被同學拉著去找小姐的時候，他並非盲目地順從性自由的與陽剛之氣的符號，而是選擇了在外面等著；在他拒絕情與性的時候，也並非只是因為父母的訓誡，而包括對「出事」的同學「很慘」的判斷在起作用。

在「老家」這一階段中，我們將阿紹的男性氣質實踐分作兩個情境來分析，並且可以看出，兩個不同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處於筆者所畫的男性氣質十字軸對立的位置上，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兩種男性氣質實踐在同一時段內的和諧並存。

筆者想在這裏順便強調的是，同一個人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是在不同符號下建構的，而不能夠簡單地理解為在不適宜表現「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情境中的策略。否則，便仍然是假定性角色理論是正確的，假定只有一種「支配性男性氣質」，而其他男性氣質的表現均是「權宜之計」。阿紹在家庭情境中和同齡夥伴情境中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便已經表明：二者對他具有同等的意義。

筆者將阿紹生命史的第二階段稱為「初到深圳」。

阿紹到深圳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四星級酒店作服務員。上班不到一個月，俊美的他被總經理的女助理所追求，建立了戀愛關係。整體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與資訊提供者個人處境中的三重關係中的男女優勢位置，再次出現顛倒的情況。在社會層面上，男性在這三重關係中均居於主導與支配地位，而在阿紹和總經理助理女友的關係中，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權力模式都被顛倒了。

她比他更有權，更有錢，在情感關係中也更有支配性。因為酒店規定員工間不能談戀愛，所以需要阿紹和女友間有一個人辭職，雙方很自然地決定是阿紹辭職。因為女友在酒店中的工作位置使她擁有更大的權力與既得利益，她的離開將遠比阿紹的離開損失大。表面是情侶間商議的結果，實際上經濟關係、權力關

係、情感關係均在發揮著影響力。我們也可以說，阿紹表現出對戀愛情境中「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的認同，但是，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如何承擔責任，這些戀愛情境符號中的細則，同樣是在三重關係中被建構出來的。

她是總經理助理，他是服務員；她主動追他，他被動接受；她支付一切開銷還送錢送物給他，他接受她的錢；她對性的要求太強，他自稱因此「一個星期瘦了10斤」；需要一方離開酒店時，他為她而犧牲；最後由她提出分手，而他感到感情受了欺騙；……當「他」和「她」交換使用的時候，才符合我們社會關於兩性關係的模式，即：男強女弱，男主動女被動，男給女錢，男人性慾強於女性，女性為男性犧牲，男性拋棄女性，女性情感受傷……正如我們此前所說，男性氣質的實踐，是在與女性氣質實踐的互動中實現的，所以這種關係模式的顛倒絕非偶然。可見，阿紹在這一戀愛情境中，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但這種與整個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相衝突的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面對社會性別秩序的符號仍然需要做出讓步。對於一直是女友為他花錢，阿紹只是輕描淡寫地認為「她賺錢多」，還說：「當時想她對我這麼好，還不是因為喜歡我！」通過這一表述，阿紹將對女友比自己強的經濟地位的接受，以及物質的授受關係理解為愛情的表達，而與其他無關。對於女友最後提出的分手，阿紹說：「當初以為她的感情是認真的，沒想到是鬧著玩的。」通過「鬧著玩」，將女友的感情貶為非感情，那麼也就無所謂自己的魅力不夠了。當整個社會鼓勵「支配性男性氣質」為唯一的男性氣質之時，阿紹的這番話可以理解為對自己非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一種「合理化」，但這是在符號壓力下做出的解釋，並未影響其非支配趨勢男性氣質是在不同符號中實踐出來的這一事實。

此外，阿紹生命史第二階段中「戀愛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與他在生命史第一階段「老家」中的一些男性氣質實踐具有歷史依賴性。比如說，阿紹仍然認為被女人追求是值得驕傲的，並不會因為自己的被動位置而感覺尷尬；被追求中，阿紹也得到了成就感，因為自己「有本錢」，才會被女人追求。他說：「以前都聽別人會說到女孩子追男孩子，沒想到自己也遇到了，覺得挺光榮的。別人有這樣嗎？感覺自己挺有魅力的，嚮往被女孩子追求。」更何況，被高自己一個社會等級的女人追求也能成為一種抬升自己，抬升被追求的價值的表現。但是，這無助於改變阿紹與女友的戀愛情境中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可見，在阿紹生命史第二階段的戀愛情境中，他繼承著老家階段的符號，但這種在男女關係中「被女人追說明有本事」的符號，卻與同齡夥伴（酒店同事）情境中陽剛之氣符號關於「男人傍女人沒出息」的認知相衝突。

阿紹和這樣一位女上司的私密關係，很自然地被同事們理解為「和老總建立了關係」，如攀了一個高枝。有同事打趣他時，便問他「你們倆晚上誰厲害」之類的話。阿紹便也打趣地說：「肯定是不行了呀，她比我重。」

「誰厲害」，表面是性的玩笑，背後是對權力關係的暗示，阿紹對此也有敏感的認識。所以阿紹說，同事的類似玩笑讓他很不舒服。所謂「不舒服」，就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碰到一起時發生的衝突，也是阿紹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要實踐不同的男性氣質時遇到的障礙。在決定誰辭職離開酒店的時候，選擇阿紹辭職，除了我們前面分析過的權力因素外，其實也是對這種不同符號衝突的迴避。阿紹在深圳酒店的戀愛經歷，特殊之處在於將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男女位置顛倒了，但這無助於在社會層面上挑戰社會性別秩序，而只是私人關係中的挑戰。所以當阿紹處於同齡夥伴情境中時，符號衝突便不可避免，男性氣質的實踐也出

現斷裂。我們以後還將討論，當兩種符號在同一情境中發生衝突時，人們可能採取的策略。

如果簡單地認為，只要是被女性追求就可以去實踐柔性／從屬趨勢較強的男性氣質，就將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性理解的過於膚淺了。我們來比較同一階段阿紹另一次被女生追求的經歷，便能顯示出男性氣質實踐的多元與複雜。

一天阿紹和遠房哥哥、幾個朋友去夜總會玩，這同樣屬於同齡夥伴情境。有一個女孩子跑過來和他們玩，又拉著阿紹的手不放，說：「我跟你去。」阿紹最後還是將她推走了。阿紹對我說：「那個女孩子死纏著不放，煩死了。」又說，那個女孩子「看起來只有十六、七歲，感覺很隨便，不喜歡」。還提到，當著哥哥的面，他非常不好意思。

在我看來，哥哥在場的「不好意思」與那個女孩子「很隨便」，是阿紹拒絕這個女孩子發生一夜情性關係的原因。哥哥在場，便將同齡夥伴情境符號「陽剛之氣」引了進來，要求實踐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一方面對於「很隨便」的女人進行貶損體現一定的陽剛之氣，另一方面接受「很隨便」的女人不足以說明自己有魅力，而且會使自己的價值受損。而那個同樣主動追求他的總經理助理女友，是地位比他高的女人，被這樣的女人追求能夠提升他的價值，被一個「很隨便」的女人追將貶損自己的價值。所以，重要的不是女追男，而是這被追求過程中，阿紹自身價值的提升或貶損。這個在夜場裏追求阿紹的那個女孩子，將「蕩婦符號」引了進來，使得阿紹必須逃避。

上述分析給我們的總體印象是，阿紹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的是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阿紹生命史的第三階段，是性產業從業階段，他在此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更為複雜。

阿紹進入性產業，與他和總經理助理女友談戀愛時，常被女

友帶著出入夜總會之類的場所不無關係。在這一過程中，他不僅熟悉了那裏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漸漸接受了夜場的符號。但是，像絕大多數的男公關一樣，他進入性產業也是經過了一個過渡。

與女友分手後，阿紹與朋友們在夜總會玩時偶然結識了一個香港女人，她引導他吸毒後發生性關係，並給了他幾萬塊錢。這之後，阿紹正式進夜場工作。他說：「賓館沒意思。」他說自己「習慣了」夜總會的生活方式。

阿紹在一家夜總會應聘的是樓面經理的職位，阿紹承認，當時已經在想當公關先生了，只是「沒好意思直說」。面試的人告訴他，這個職位已經滿了，又說：「你長的這麼帥，可以作公關經理。」阿紹說：「我試試看吧。」

阿紹對我說：「想開了也沒有什麼，女孩子在外面那樣大把大把地賺錢，男孩子也可以。」

至此，我們基本理清了阿紹成為一名公關的過程：

先到深圳賓館從事一項低收入的工作——結識比他成功的女友，接受女友的物質給予，出入娛樂場所消遣——為女友放棄原工作——女友棄他而去，他繼續在娛樂場所玩——偶然結識香港富婆，陪聊後收到可觀的「小費」——在香港富婆誘使下吸毒、性交，並得到豐厚的報酬——正式進入夜總會，成為男公關。這一過程就是對深圳「笑貧不笑娼」符號、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的接受過程，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在背後一直發揮著作用。

進入性產業之後，阿紹面對性產業從業情境、性產業同伴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等，每一種情境中他實踐的男性氣質均是不同的，甚至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與不同的女客人相處時實踐的男性氣質也是不同的。

比如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如果太醜的客人阿紹就盡量避免出街，必須出街時就吃藥以使自己能夠完成性行為；有些客人會

要求特別的姿勢，如躺在他身上，讓他在下面把她頂起來，阿紹覺得這樣做「累死人」，但有時也會順從；在是否戴安全套問題上，阿紹便說：「通常情況，我說不戴，客人都會同意。不同意可以不做，我會再幫她找別的人來。有時還會明說：『我沒有病，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病呢』。」但阿紹也承認，如果客人比較「強硬」，也只能戴。所以在我看來，阿紹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基於「顧客是上帝」的符號，總體而言是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並非簡單接受，而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博弈結果與客人女性氣質的實踐有關，有時便會實踐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阿紹說自己和「一夜情」做愛與和女客人做愛非常不同。找一夜情可以像花錢找小姐一樣「支配她，讓她做什麼就做什麼」。「深圳找一夜情式太容易了，只要你想，在夜場待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帶女孩子出去。裏裏與一夜情做的時候，會很關心她們，會說情話，會製造調情的氣氛。但是，目的還是獲得更好的性滿足」。通常，和一個一夜情中的女人，有一、兩次性行為後就不想再維持了。可見，在此情境中，阿紹仍然受「獵豔」符號影響，以玩弄女性為目的，但為了「更好的性滿足」會在性活動中展示溫柔的一面，實踐剛柔相濟／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阿紹多次對我提到「我們北方人直爽」，暗示出對南方人的輕蔑。阿紹外形不錯，他穿著整潔，但不刻意打扮，反而非常看不起愛打扮的同事，他說：「他們都是自身條件不足的，所以要注重外表。很虛偽！」在這樣的態度背後，是阿紹將自己向「高等級」男公關提升的努力。這種提升還表現在他和我聊天時對自己在戴安全套等性行為方式上決定權更大的強調，這實際上是在性產業同伴情境（我也是這一情境中的「同伴」）的「在競爭中合作」符號下進行剛性／支配趨勢的男

性氣質實踐。

同時，阿紹仍然保持著高中時期對運動的酷愛。阿紹說自己現在仍然加入一個社會上的籃球隊，「我有六、七雙球鞋，還有一大堆名牌衣服，如耐克，主要是休閒裝和運動裝，我從不穿西服」。對運動、休閒類型服裝的喜愛，如投入運動一樣，是一種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阿紹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也曾面對不同符號的衝撞。如有一次他在包間裏被兩個女客人夾在中間貼身跳舞，引來圍觀，從而將不同的符號引進，造成阿紹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對此事件，我們後面還將有專門的分析。

至此，我們通過對阿紹生命史的考察，已經看到了不同時期、同一時期不同情境、同一情境內的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這些都在說明：男性氣質沒有刻板的模式，沒有固定的形態，而是一種具體關係、狀態、話語、符號下的實踐過程。此後，我們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了。

本章，本研究最重要的一個創新點得以充分地呈現。以往西方男性氣質的研究多強調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是不同的，而筆者在本章論證說，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不同的，甚至同一情境中不同符號下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不同的。這就使得對男性氣質實踐的研究由靜態轉為動態了，男性氣質的多樣性得到更為充分的體現，它體現為一個運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止的位置。這為我們在以後章節中的展開研究打下了基礎。